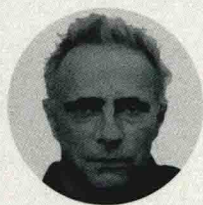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库雷西作品系列

Hanif Kureishi

THE BODY

身体

[英] 哈尼夫·库雷西 著 卢肖慧 译



换一副别人的身体，我们就到达天堂了

Hanif Kureishi
THE BODY



身体

[英] 哈尼夫·库雷西 著 卢肖慧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身体/(英) 哈尼夫·库雷西著; 卢肖慧译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6.11

(哈尼夫·库雷西小说精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1-5991-8

I. ①身… II. ①哈… ②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56552号

THE BODY

Copyright ©2002, Hanif Kureishi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2015-120

出品人: 陈征

责任编辑: 张翔

封面摄影: 韩博

封面设计: 朱云雁

书名: 身体

作者: (英) 哈尼夫·库雷西

译者: 卢肖慧
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行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.ewen.co

印刷: 崇明裕安印刷厂

开本: 890×1240 1/32

印张: 9.5

插页: 2

字数: 179,000

印次: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5991-8/I · 4783

定价: 48.00元

告读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59404766

目 录

身体 1

树间喧哗 151

与你相视 163

再见,母亲 181

同性恋者 235

记住这时刻,记住我们 251

父亲 263

触 285

身 体

—The Body—

他说道：“听着，你说你耳聋背疼。你身体不断地提醒你活得不爽快。你想不想找个办法治治它？”

“这具半死不活的老皮囊？”我说，“当然。怎么个治法？”

“换个新的，怎么样？”

这是一个我既不能接受、也不能拒绝的建议。这绝对不是件轻易的事情。当我听那家伙提及这事，尽管我不愿搭理这癫狂的主意，还是忍不住去想它。整个晚上，我躲也躲不了，被这建议弄得兴奋异常。兴奋了一阵子之后，现在我得面对这建议了。

这次“冒险活动”始于一次我不愿意参加的聚会。

虽然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可以说是我的黄金岁月，但我受不了强劲音乐的威胁，我倒是更喜欢安静，各种各样的安静。对半生不熟的烧烤食物，我也不会有什么好胃口。

想听听我的健康状况么？我其实并没觉得特别不舒服，可我

已经六十五岁了,我的床是伴我度过人生最后岁月的船只。我的膝盖和背脊给我添了很多痛苦。我患了痔疮、溃疡和白内障。我吃东西时,掉出几粒碎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。我的耳朵是一天比一天老背,人们要冲着我耳洞吼叫才行。我不参加别人的聚会,因为我不喜欢笔直站着。要是我坐下,别人跟我搭话就有些困难了。更何况我并非总对别人的话题感兴趣,如果我觉得腻烦了,我就不想在那里耗着,那样又让人觉得我很唐突或傲慢。

我有些朋友比这更糟。要是你运气好,说不定会听到关于他们的传闻。我确实喜欢喝两盅,但我喜欢在家喝。好在我是个一喝便倒的人。不用几杯下肚,我便能懂得拉康^①了。

我妻子玛戈当了五年的咨询顾问,现在受训成为治疗师。她在家里某间屋子里倾听别人诉说,以此谋生。我们真够幸运的,总是相互羡慕着对方的职业。她希望能从自己内心创造些东西;而我则希望从别人那里听到些什么。

孩子们已经搬出去住了,女儿在学习,准备以后当医生,儿子在做电影编辑。我想我这一辈子算是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啦。我妻子玛戈走进屋子时,我想把心里的想法告诉她,其中某些东西,我想,她会注意听的。玛戈总喜欢宣称男人一旦进入中老年,脾气便开始变坏,刚愎自用,难以餍足。据玛戈看来,我们已经不怎么在乎对别人礼貌周到,我们忘记了别人比我们自己更重要。往后

① 雅克·拉康(Jacques Lacan, 1901—1981)。法国结构精神分析学家。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引入法国,并用结构主义对之进行了改造,创立了结构精神分析学,在精神分析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——译者注

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,下同。

走,事情会越来越糟。

我承认自己不是那种佛法修炼得道的人。我或许还有些美德,诸如恻隐之心,时有时无的仁慈;与我一些朋友不同的是,置身于芸芸众生里,我对他人、对文化、对政治从未失去过兴趣。我希望当一个出色的父亲。尽管某些时候,孩子们免不了讨厌我,我还是喜欢他们,喜欢和他们相伴。直到现在,我敢说,我还算是个宽宏大量的丈夫。玛戈总说我是为名为利为赢得女人的青睐而写作。我还得再加一点,我也是热衷于我所做的事情的,它一直使我着迷。通过写作,我思考着这人间世事,思考在我眼里,在他人眼里,什么是重要的。

我除了自己充满矛盾之外——有人告诉我,我至少有三重人格——我还情绪时好时坏,神不守舍,嫉妒心重,又时时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。我妻子说我常处于癫狂、头脑发昏、“自我迷失”的状态,而我自己却不曾意识到这些。我可以走进浴室是一个人,走出来变成另外一个,一个更糟的。我瞳孔放大,到处乱走,跺着脚吵吵嚷嚷。几句非难可以让我一连三天记恨在心,认定她在谋划着跟我过不去。好几年的自我解析、治疗,还有被我的学生称作“写作疗法”的艺术创作活动,没有一件事情使我的症状消失。没有什么救得了我,救得了病态中的我。要是你问我,我或许会说我的问题就是我自己,我的生活是我的困境。如此说来,我最好还是从中寻找乐趣吧。

要不是玛戈出门去参加她一群女朋友的晚餐,我连想都不会想去赴那个聚会。女人之间谈话交流的亲密程度和迫切心情,她们彼此之间的愉悦,我并没嫉妒过。不过,在我看来,男人之间不

可能这么直接率真。

可如果现在我一个人待在家,只消一个钟点,我就要晃东晃西,把东西这儿抓抓,那儿搁搁,再四处乱翻寻找它们。我再也不相信或希望书本上的知识能满足我,甚至不相信它们会提供给我娱乐。如果看电视时间太长,我会感到心里空荡荡的。我已经相信自己是如何不合时宜,老掉牙了!我不再熟悉那些大众明星、演员和电视连续剧。我不再吃得准色情影片里男女的身体到底是属于谁的。我像是想要参与一场谈话,而只能明白其中一小部分。说到政客,我几乎无法搞清他们到底站在哪一边。我的年纪、我受的教育和阅历根本不是什么优势。我想,既有好心境又有好奇心地参与这个世界,看明白世事真相,你必须既年轻,又无知。我是不是想参与这个世界呢?

就在这样一个夜晚,我找不到更有意思的事情去做,以一种半老头子的举棋不定踌躇不决的心情,我冲了个澡,穿上白衬衫,拉开前门,踩着碎步而去。正是盛夏,街上像是烤着了似的。虽说从做学生开始,我就一直生活在伦敦,可今天当打开我的前门,想着我可能会撞上或听到什么,不得不思考些什么,可能会碰见哪个人,我还是很兴奋。伦敦好像已经不是不列颠——在我眼里,那个狭小的、乏味的不列颠,到处是农田,到处是上了门板的店铺,到处是想效法伦敦的城市——的一部分,而演变成一个半独立的城邦。像纽约一样,伦敦开始让步于对人欲的满足^①了。另外,我和玛戈

① 出自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。他认为人类需要是分层次的由,高到低是自我实现需要、尊重需要、社交需要、安全需要和生理需要。

一直议论这事,要走完一条街而中途不被讨钱的人拦截是不可能的。不过一般来说,我看上去衣着混乱,乞丐们对我是没有什么指望的,尽管他们张着手。

那是一个戏剧玩家的聚会,一个朋友操办的,她是个导演,也教教书。她邀请了几个戏剧学院的学生,还有那些常客,我的朋友和熟人,那些尚能动来动去的、没住医院、没去消夏的活人。

医生指示我要锻炼,我本人也还指望有年轻人的活力,于是,我决定从伦敦西区步行去聚会。约莫四十五分钟之后,我就上气不接下气虚飘飘的了。附近叫不到出租车,我被困在尘土飞扬、人迹稀少的路上,一筹莫展。我打算在树阴地里坐下歇歇脚,又担心能否再站得起来,身边没有一个能助我一臂之力的人。许多个我曾经不知不觉走进去过、要一品脱苦啤酒、随便翻翻晚报、充斥着从家庭里逃亡出来的本地浪子——人们把这帮家伙称为“酒鬼”,现在这些人个个病态得一塌糊涂——的酒馆,现在都成了酒吧间,挤满手舞足蹈的年轻家伙。我根本不想经过肥硕的看门人进入酒吧。有时,伦敦好像处处都安装了监视摄像机,处处都是保安人员,你甭想走过一道门关而不被剥去衣服、脱下鞋子、翻出衣袋被检查,当然都是为你自己好。虽说现在并不比往日更危险,也不比往日更安全。在酒吧里简直不可能跟那些陌生的倒霉蛋进行蹩脚的交谈,那些交谈会把你牵扯到别人稀奇古怪的生活里去。上了岁数的人都像被从街上扫除掉了似的,而年轻人脑袋上长着电线,供应着音乐和电话里的声音,也许还供应着使他们扭来扭去的电流吧。

尽管如此,下午和夜晚,我总是在伦敦到处走走。有时路还走

得相当远,我逛店铺,逛不为人知晓的剧场,逛另类博物馆。不然的话,整个上午的伏案工作使我的躯体僵硬不堪。

聚会地点不在我朋友的公寓,而是在她阔绰兄弟的家,在动物园附近的一幢五层楼的宽大粉墙建筑里。

我终于踏进门的同时,一大群二十来岁的孩子也到了。

“是你呀,”其中一个说道,瞪大眼睛,“我们在学你的戏呢,课程大纲上有你。”

“希望我没有引起你们太多的不快。”我应答道。

“我们想问问你能否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对付……”

“但愿我能记得。”我说,“对不起。”

“我们听说你尖酸刻薄。”另一个低声怨道,又添了一句,“你长相跟你书背后的照片一点都不像。”

我举办聚会的朋友来到门口,挽起我的手臂,把我引进了房子。她或许觉得我会拔腿溜掉吧。实际上,这些聚会使我焦躁不安,这种感觉,就跟我二十五岁时所感受到的一样。更糟的是,我明白这些惧怕,这些破坏了愉快心境的惧怕,出自人的内心,而且无法解释。你老的时候,你作茧自缚自我困顿的行为根源几乎是从前无法理解的,为什么现在,你要来解开这重困惑?

“你是不是嫉妒那些年轻靓仔?瞧他们那样虚荣,一开口便是‘我离开牛津时’或‘皇家戏剧艺术学院’什么的。”她说道,递给我一杯饮料,“可任何有档次的聚会上都不能少了他们的。谁他妈的想过得快乐谁就少不了他们,你不觉得?”

“我不觉得他们想跟你我任何一个套近乎。”我说。

“哦,我搞不清楚。”她说。

她把我领到花园,大多数人都聚集在那里。花园出奇地大,有开阔地带,也有种了树木的地方,我看不见花园到底有多深多大。花园的某些部分被悬在树枝上的挂灯照亮了,另外部分幽幽然诱人地暗。那儿有一个爵士乐队,有吃的,还有热闹的交谈,每个人穿着最少的夏衣。

我拿了些食物,一杯饮料,正在寻找哪里可以坐下,我的朋友又朝我这边走了过来。

“亚当,”她说,“喂,请别大惊小怪,亲爱的。”

“什么事?”

每回我听见“有人想拜见你”,我的心总是往下一沉。

“是谁?”

原来是个戏剧学院的小伙子,还没出茅庐的演员。他站在她身后。我心里叹了口气,当然,毫无疑问,嘴上也跟着叹了口气。

“您是否介意我与您一起坐一会儿?”他说道。他将要开口向我讨份工作了,我心想。“别担心,我不要工作。”

我笑了。“我们找一条长凳吧。”

在一个如此宜人的夜晚,我不想那么老气尖酸,令人不快。我为什么不可以听一个演员说说话?我这辈子就是耗在这帮在暗地里变换着自己的角色、靠着计算他们在别人身上引起的作用而谋生的人身上的。

见我们谈得不错,我的朋友便走开了。

我说:“我不能站立太久。”

“我可以斗胆问问原因吗?”

“背脊的问题。换句话说,上了岁数啦。”

他微微一笑,用手指指。“那边有个舒适的地方。”

我们穿过花园,走到一条被矮树丛遮蔽的长凳那儿,从那里往外看,我们能够见到整个聚会。

“我叫拉尔夫。”他说道。我放下食物,我们握了握手。他是个英俊的年轻人,高个子,漂亮,自信,外表没有冒失无礼的样子。“我知道你是谁,我先替咱俩再去取些香槟来,然后再聊天吧。”

不知是拉尔夫的关系,还是这个夜晚散发着的鲜亮而近乎神秘的气息,我注意到每个人都修饰得那么仔细,特别是那些耳朵穿孔、身体刺青的年轻人,他们的毛发染成反差鲜明的颜色,竭尽打扮装饰之能事,像珠宝商人的橱窗。除了上健身房,这些年轻人为了保持健壮的线条,肯定是忙不迭地喝不计其数的、装在各种饮料瓶广口瓶等坛坛罐罐里的饮料。他们穿衣服是为了炫耀他们的躯体,而不是衣服本身。

男人的乐趣之一,是看女人穿衣脱衣,化妆卸妆。说到她们的躯体,女人们相信她们把内心愿望穿到外面来了。我从不觉得女人的那些事情值得羡慕,譬如诸多的保养身体的努力,奔波谋划购买东西,考虑东西是好是坏,挑这挑那,衣服裁剪得不得体等等;对比之下,男人只消朝脸上扑些许水,随便在床脚拉一件衣服毫无顾虑地套进去,便走上街去了。

拉尔夫转了回来,我不停地吃东西,不停地四处张望,他热切地称颂我的作品,更要紧的是,他对我的作品知道得十分详尽,甚至那些晦涩难懂的方面。他看过我写的电影,还看过我创作大量的话剧演出。他阅读了我的散文、评论,还有新近出版的回忆录《为时晚矣》。(我惨淡经营这最后的增删修改,像写一部冗长的

遗嘱,其实已经没什么可改的了,唯一的成就是把这些文字颠来倒去,折腾一通,巴望看上去更顺眼些罢了。)他对我的作品了如指掌。这些文字看来对他有着深远影响。称赞也可以是审判,我于是忍受着。

我正要艰难地站起来去添加食物,这时,拉尔夫提到一位七十年代早期在我的一部剧作里扮演小角色的演员,那演员演出不久便死于白血病。

“是位非凡的演员,”他说,“他身上有一种唤起我们同感的忧郁。”

“他是我的挚友,”我说,“你是不会记得他的表演的。”

“可我记得。”

“你那时有多大,四岁?”

“我就在那儿。坐在正厅前排。我总是坐最好的席位的。”

借着仅有的光线,我尽最大努力,仔细研究起他的脸来。毫无疑问,他才二十出头。

“你一定搞错了,”我说,“是你听别人说的吧?我和一个朋友合作很长一段时间了,我以为那朋友是英国战后最优秀的导演。可现在,哪里还找得到他的作品?也没有文字记录观看戏剧演出后的反响。即使有剧照,也不可能让人感觉那时的演出现场的气氛、规模和情绪。要知道,”我又加了一句,“很多导演会说那够福气的。”

他打断了我。“我就在剧场里。我不是个小孩。亚当,你有时时间吗?”

我四下望望,认出许多熟悉的脸孔,有几张脸皱皮疙瘩。其中

一些人,有三十多年时间,我和他们合作过,争辩过。现在我们碰到一起,几乎没有令人兴奋的交流,而是啰里啰嗦絮叨些人活得不如从前走下坡路之类的话题;没有人会谈论我们的工作,即便说起,也没有人会给以足够的夸赞。这种悲苦,这种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悲苦,令人心碎。我们或许讲讲孙儿孙女,讲讲医院,讲讲葬礼和哀悼仪式,讲讲我们多么想念这个人那个人;而心里始终在想,接下来会是谁,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自己。

“当然,”我答道,“我怎么会没时间呢!只是最近我在想,人上了一定年纪,好像总是在准备着上床睡觉。可那是大功告成之后的解脱。我可以插上电热毯躺着,听着歌剧,拼命读书。那是多么难得呀——拼命读书,或者拼命做随便什么事。”

两个年轻女子在我们听不到的地方坐下来,但近到足以观察我们,她们时不时转头朝我们瞟几眼,咯咯笑。我的脸在她们的眼里不会有多少魅力,这我是明白的。

他凑近我。“我来解释一下吧。这么说吧……以前有一个年轻人,不是第一个,喜欢哈姆雷特。他迷茫,精神混乱,又被父母惯坏。但他还是竭尽全力,像样地活了下去,所谓像样,我指他干了必须干的但很蠢的事,挣得一份钱财。比如制造卫生纸,或者一种新的罐装汤水。他结了婚,把孩子们拉扯大了。”

“他到了中年,生活发生了变化,他觉得终于有了爱的能力。他所爱恋的是戏剧。他在伦敦西区^①购置了一套公寓,那样他便可每晚走去看戏了。他这样过了好几个年头。尽管他热衷于金碧

① West End,伦敦最有文学气息的地区,有许多剧院。

辉煌的剧场、丝绒席位、冰激凌、演出之后在华贵的饭店举办的讨论，但这还满足不了他。他开始意识到他想当表演家，每天充满感召力地站在整个剧院的观众面前。还有什么其他东西能满足他呢？

“但是，他已经太老了。他不可能再去上戏剧学院，这太荒唐可笑。他是命里注定的那种不走运的家伙，明白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但已经为时太晚了。一种职业说到底就是生命的支柱。”

“同时，”他继续说，“发生了可怕的事情。他妻子，他所爱着的妻子，得了一种机能退化症，那病毁掉了她的肌体，但她的脑子完好无损。就像有人描述的那样，她是一个健全的司机开着一辆不会动的、毁坏的车，会出车祸，会置她于死地。她说她所要的只是一具新躯体。他们遍访好几个国家，四处求药寻医，到了最后，她但求一死。事实上，她请求她的丈夫结束她的生命。他没有去做，但他在考虑那个提议时，她解除了他的烦恼。”

“我很难过。”我说。

“现在这时候，濒临死亡真是噩梦一场。人可以拖延几个年头，他们已经把生命里该说的话早就说尽说绝了，但人还活着。”他继续说，“那男人，照料妻子十年，也退了休，作了一次旅行，想借此使自己复原。可是，他觉得他已时日无多了。他疲惫不堪，又老迈又无能。他也在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了。”

“在南美，他认识了些阴沉无趣的富人，一天，他从一位他信任的年轻人那儿听说了一个离奇的故事，那年轻人是个医生，跟他一样，也热衷于戏剧和文化。你能相信么，他们一起编排上演了一出业余剧作《终极之战》。这位医生为老先生的难以付诸实现的理